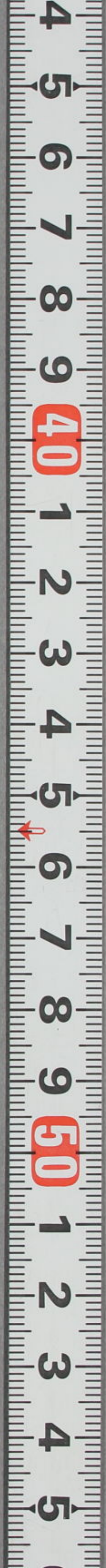


茗
齋
漁
隱
叢
語
卷

14
1475
53



門 1 4
號 1475
卷 53

漁隱叢話卷第十

韓退之

茗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書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爲王叔文章執誼等所排所謂伍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余閱洪慶善韓子年譜然後知寬夫詩話之謬也年譜云貞元十九年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爲御史遂
竄南夷祭張曙文云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
詔並峙余慙而狂年未三紀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麗孫
歲弊寒兇雪虐風饕縣齋有懷云捐軀辰在丁鍛翮時
方蜡蜡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公上
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寄王翰
林詩云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
綢繆謂言卽施設乃返遷炎州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
也司空卽杜佑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窻
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爲御史劉柳方進用則公被絀宜
矣

茗溪漁隱曰昌黎集中酬贈張十一功曹曙詩頗多而
曙詩絕不見惟韓子年譜載其一篇云九疑峰畔二江
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會並命蒼梧左宦亦聯
翩鮫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閑飛霧裡天渙汗幾時流率
土扁舟西下共歸田曙與退之同爲御史又同遷謫故
詩中皆言之退之答曙詩云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

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躑躅初開艷艷花未報恩
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
毛一半加又有祭曙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
縣我又南踰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
也

藝苑雌黃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
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
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
收吾骨瘴江邊余按酉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疎從子

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
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紫赤惟命也韓
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監箔掘窠賞紫粉朱紅且暮
治其根凡七日填坑白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杜
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
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
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
此及觀劉斧青瑣亦記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
學嘗作詩獻公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

海隱叢書卷一
三
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
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數朶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
乃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
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
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卽藍關也公嗟歎久之命
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
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
成之耳雜俎言指堦前牡丹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
種花二說不知何者爲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

之劉斧特互竄其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
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爲染根正用酉陽雜俎故事又
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軫爐煉
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則此詩亦非韓湘作
韓子年譜云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又云下
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
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
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歐陽文忠公云韶州圖經樂昌
縣西一百八十里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

出郴州臨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爲瀧劉仲章者前爲樂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謬乃改從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此韓集不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音問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

詩作聽琵琶詩後往往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冤

古今詩話云呢呢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衆禽裏真彩鳳獨不鳴躋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炭坐起不能平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曲名水調歌頭東坡居士聽琵琶而作也舊都野人曰此詞句外取意無一字染着後學卒未到其闔域反復味之見居士

海山仙館叢書卷一
五
之文採竊處呢呢兒女語取白樂天小絃切切如私語
意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便是銀
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攜手從歸去無淚與
君傾則又翻江州司馬青衫溼公案也子瞻凡爲文非
徒虛語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之句皆自喻耳後人吟
咏患思而不得旣得之爲題意纏縛不解點化者多矣
茗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取
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櫟括使就聲律爲水調歌頭以
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

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舊都野人乃謂此詞自外取意無
一字染着彼蓋不曾讀退之詩妄爲此言也又謂居士
之文採竊處取白樂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絕倒也
茗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六一居士聞杜彬彈琵琶作
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
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丙戌歲居茗溪暇日因閱酉陽雜
俎云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
不能成聲因思永叔無已皆不見此說何也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爲琴宮絃

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
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
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
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
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
不知亦取騶琴之事耳可謂不學

藝苑雌黃云寰宇記言溧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縣東
南十里不與羣山連接古老相傳中山有白兔世稱爲
筆最精韓退之毛穎傳云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李

太白懷素草書歌云筆鋒殺盡中山兔得非此乎比觀
張文潛明道雜誌首載白樂天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
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問筆工毫用何處兔
答云皆陳毫宿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
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中出入爲荆棘
樹石所傷毫例短秃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
進士宜知偶不問耳予按北戶錄說兔毛處云宣城歲
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其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
兔毫不及中山由是而言則宣城亦有兔毫要之不及

海陽叢書卷一
北方者勁健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詩所言中山
非溧水之中山明矣
復齋漫錄云荆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
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吳使君潮州詩不必移鱷
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才能動人亦勿與爲禮
聽之汨彞倫韓子年譜云與孟簡書言潮州時有一老
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言者故自山召
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
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

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撰退之與
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
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
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
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
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茗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
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韓子年譜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

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倚撫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爛樊宗師語澁則曰辭慳義卓濶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子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卽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

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許彥周詩話云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晒簷瓦黃團繫門衡是說甘棗與瓜蔓讀之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咤旌旄陰燄颺犀札盡雕刻之工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句押大水沙囊涸皆不可及若溪漁隱曰東坡遊蜀岡次蘇伯固韻詩造語全效退之城南聯句其詩云新苗未沒鶴老葉初翳蟬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醉卧皆峰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雖退之

筆力殆無以過之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謂山谷言退之詩喚起牕全曙
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爲兒時不能解
其意後年五十八出峽時春曉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
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于春曉鳴江南謂之春
喚凡此皆夜話所載山谷語也予嘗讀唐顧渚茶山記
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月二月作聲
曰春起也至三月四月曰春去也採花人呼爲喚春鳥
然則喚起之名唐人已說矣豫章不舉以爲證何邪

茗溪漁隱曰感春詩辛夷花高開最先洪慶善注云辛
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
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余觀木筆迎
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
迎春樹高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

藝苑雌黃云筆談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榮屋翼謂之
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予嘗觀韓退之示
兒詩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果如存中之言則退之
亦誤矣又考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負朝陽而抗殿跨靈

沼以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一名楠一名宇卽屋
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栢集韻云屋栢之兩頭起
者爲榮其謂之翼則言欄宇之翼張如翬斯飛耳故禮
記言洗當東榮又言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
偃佺之徒暴于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
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而言則沈
氏筆談未爲確論

東坡云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爲
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茗溪漁隱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
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
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
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
皆曲盡其妙

韓子年譜云舊史言淮西碑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州
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
事愈宜爲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

百尺拽碑倒麓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于邸舍壁間見
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
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東坡嘗
作上清宮記蔡元長磨之別自書撰故云耳許彥周詩
話云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體惟韓碑
詩一首是古體有曰塗抹堯典舜典事點竄清廟生民
詩豈立段碑時躁辭邪

歷代確論載沈顏登華旨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
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

哭而欲繼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
是不論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
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于途途窮輒慟豈始
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如此耳前賢後賢道豈相
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
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
微沈子幾晦乎藝苑雌黃云謝無逸作讀李肇國史補
一篇謂肇之言為不合於理其論韓退之登華山窮絕
處下視不可返則發狂慟哭此尤不足信雖婦人童子

且知愛其身不忍快一時之欲以傷其生嗚呼而謂退之賢者爲之邪觀其貽書諫張僕射云馳馬擊毬猶恐顛頓而至於殞命使退之妄人也則爲此言而可若誠賢者則必能踐其言其不肯窮筋力登高臨深以取危墜之憂亦明矣豈肇傳之誤也何其信退之之不篤也予謂無逸此語謂之愛退之可也謂之熟退之之文則未也登華之事退之嘗載於其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澆拳局梯飈飈伶俚悔狂已咋指垂誠仍鐫銘觀此則發狂慟哭不可

謂之無也肇書此於國史補蓋實錄耳豈無逸未嘗見退之之詩乎沈顏作贅書其說亦與無逸相類而東軒筆錄嘗辨之矣豈無逸亦未見之乎予恐學者信無逸之言遂以李肇爲妄故復著此說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醕酏馬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悲哀過於慟哭又詩云銀燭未消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耳文昌雜錄云永正行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

漁隱叢話卷十一
三
列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遺
記董偃嘗卧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亦珠
琲之謂也

茗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
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倍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
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漁隱叢話卷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一

柳子厚

茗溪漁隱曰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
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
多也

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
落盡詩云山城雨過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東坡詩
云疎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响長廊又云笑說南荒
底處所一作好只今榕葉下庭臯卽此木也其木大而多

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花廣容之說集韻榕初生如
葛藟緣木後乃成樹枝下著地又復生根異於他木比
觀余襄公靖詩有語嫌雙燕無虞羨大楠注云橫陰數
畝斤斧不加正說此木又用楠字按字書檣楠木中箭
筈似非此榕豈襄公之誤歟按韻榕又祥容切卽古文
松字與此榕木又不同

復齋漫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
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
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

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非子厚作也其中
有柳家新樣元和脚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
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昔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極有聲
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湘州紅纈鄂州花蓋
湘州纈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此類與
余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已以詩寄之曰蓬萊仙
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
厄匪天窮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
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理雖同

但手字爲異
許彥周詩話云楊華旣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
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悽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
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
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鷓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
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篔簹宋魏之間謂
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篔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
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篔方言謂之笙或曰蘧籐亦曰

行唐沈約奏彈欵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
十頌何東坡忘之邪若溪漁隱曰劉夢得詩蕙風香塵
尾月露濡桃笙

司空圖云金之精清故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
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
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爲詩詩人爲文始皆係其所
尚所向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
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予
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撐

漁隱叢言卷十一
三
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湜祠部云文集外所作以爲逍逸非無意於深密益未或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可輕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訛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功茗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

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予觀司空圖此語則知詩眼之言爲妄發矣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須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其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邪

東野浪仙

漁隱叢言卷十一

後集

四 海山仙館叢書

雪浪齋日記云東野秋懷詩奇妙棘枝風哭酸桐葉霜
顏槁虫老乾鐵鳴獸驚孤玉咆全似聯句中造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
公二十四年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
色言漢廣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
仁詩曰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黃雲高未
動白水已揚波又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
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
郊云種稻耕白水負郭斫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

白水在魏田制曰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
此當作兩事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
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
所以稱東野也

六一居士詩話云賈島哭柏岩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
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
精粗頓異也若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

海隱詩話卷十一
五
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孤島嘗爲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玉川子

藝苑雌黃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

鬪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茗溪漁隱曰藝苑以盧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玉川走筆謝孟諫議惠

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
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
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
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璫先春抽出
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
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闕無俗客紗帽籠頭
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
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
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膚清六椀通仙

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
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
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
爲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鬪
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
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
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
未盈擔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
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

海陽叢書卷十一
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
翠濤起鬪茶味兮輕醜鬪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
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
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奠衆人之濁
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
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
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安酒價減
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知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
風飛君莫羨花開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茗溪漁隱曰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
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
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至最爲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
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
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生義興
縣君山懸脚嶺北峰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
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
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于
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

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玉
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
也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隣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
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遙聞
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
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歎
花時北窓下蒲黃對酒病眠人唐袁高爲湖州刺史因
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王
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至干

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甿輟耕
農采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
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
木爲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
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係晨衆功何枯壚俯視彌
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唯報
勤况減兵革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
顧省忝邦守有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
詩古雅得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尙也

海山仙館叢書卷十一
九
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尙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觔迄今歲出三十餘萬觔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頭金白乳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有妍膏茶供御卽龍茶之品也丁謂爲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始末行於世

茗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小龍茶又起于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事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下產茶者將七十郡半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火前爲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卽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遍社卽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建陽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

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
尋索樹遍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芽茨
溪口焙籃籠雨中陳長疾勾萌併開齊分兩均帶煙蒸
雀舌和露疊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一人緘封瞻闕
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爲靈藥助
用與上罇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却麝淺
色過于筠顧渚慚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
壯甌閩此詩敘貢茶頗爲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
君謨茶錄序云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

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
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
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會
未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至宣
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
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
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
品乃水揀爲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綱凡
五品大小龍鳳併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爲團餅茶共四

萬餘餅東坡題文公詩卷云上人問我留連意待賜頭
綱八餅茶卽今籠色紅綾袋餅入者是也蓋水揀茶卽
社前者生揀茶卽火前者粗色茶卽兩前者閩中地暖
兩煎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陽王休點密雲龍詩
云小璧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却
無此一品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于北苑
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
千夫凡兩月方能訖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
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

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
耳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爲鄰山阜
相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
輔寄壑源試焙新茶詩云仙山靈雨溼行雲洗遍香肌
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
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
似佳人山谷謝送碾識壑源揀芽詩云靄雲從龍小蒼
璧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緗奩碾香供玉
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嚴庀百

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
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
郎親勅家庭遣分似春風飽識大官羊不慣腐儒湯餅
腸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
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文昌雜錄云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
無數擊鼓聲聞數里然一園中才間壟茶品已相遠又
况山園之異邪茗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茶詩云年窮
臍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

助叫聲嗒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余官
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蟄茶芽已
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
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豈有間壟茶品已
相遠之說邪

文昌雜錄云倉部韓郎中言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
十大觴猶未醉不甚喜茶無精粗共置一籠每盡卽取
碾亦不問新舊嘗暑日曝茶於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
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直王家物日後見蔡說當時

海陽詩言卷十一
祇有九錡又以葉園一餅充數十以獻魏公其難得者如此

茗溪漁隱曰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詩奇甚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常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絕又况其地產茶為天下第一宜其水異於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實好事

者為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六一居士云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煎茶水記始云劉伯筭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余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筭以楊子江南

海隱書言卷十一
零水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
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
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
錫惠山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
蟄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
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桐
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
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五廬洞香
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

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如蝦蟇口水鹵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
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
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
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水特
怪誕妄甚也

茗溪漁隱曰張又新煎茶水記云代宗朝李秀卿刺湖
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
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

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
乎命軍士謹信者望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
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
之水使曰某擢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給乎陸不言既
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乃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
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賫至岍舟蕩覆半愧
其少挹岍水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其敢隱焉李與賓
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又蘇長公惠通井記云禹貢濟水
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驛沱潛本梁州

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
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
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
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爲罷水驛二事
頗相類故併錄之

茗溪漁隱曰歐公和劉惇父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
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
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
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

海山仙館叢書卷十一
故宮寺枕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
因起於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

歸田錄云膳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
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
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
暑溼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茗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兩江水清江石老
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臍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紅碧紗十觔茶養一觔芽長安富貴五侯家

一啜尤須三日誇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藻鑿答程公
闢簡云向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試敘謝不悉尋烹
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爲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
也涪翁尤譽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作解
嘲云山芽落磴風迴雪會與尙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
憔悴逢時瓦釜亦鳴雷又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王
揚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
椀湔被我風神欲挹浮邱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
照澄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

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窓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兔毫斑打作春甕醵兒酒蓋用老杜詩醵兒黃似酒對酒愛醵兒若是則其色黃烏得爲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藝苑雌黃云月蝕詩唐史謂其譏刺元和逆黨按月蝕在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是時未有弑逆事不知其所譏者何也其間有言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

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以爲董秦似非無功而食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云然予謂東坡之言非也秦始以勇力奮在至德間雖屢有功名李園之屯力屈降賊旣而冒圍以歸乃召至京師賜姓李名忠臣蓋因以勗之後吐蕃犯順天子遣兵秦方在踰場使者至卽整師就道諸將白須良日秦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秦至者代宗嘉之當是時不可謂不忠也惜乎守節不終抑又慙不知書恣性婪沓爲李希烈所逐逃奔京師朱泚寇奉天受其僞署爲賊居守卒之頸血汚刃

身首異處秦自取耳尚何功之足云玉川子月蝕詩譏
刺當時故言及此東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
茗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
鹿麕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
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伯齡詩努力事干謁我心終
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
哀哉

漁隱叢話卷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二

李長吉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
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
李出一時決非相為剽竊

雪浪齋日記云春歸昌谷云早雲二三月岑岫相顛倒
誰揭頰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益兔目官槐小甚
奇麗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茗溪漁隱曰美人梳頭歌云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墜

滄浪詩卷十一
一
髻半枕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
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梳落
處無聲膩纖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替不得香風爛
熯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髮髻欹不斜雲裾數
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余嘗以
此歌填入水龍吟詞云夢寒鮪帳春風曉檀枕半堆香
髻轆轤初轉欄杆鳴玉咿啞驚起眠鴨凝煙舞鸞翻鏡
影開秋水解低鬟試整牙床對立香絲亂雲撒地纖手
犀梳落處膩無聲重盤鴉翠蘭膏勻漬冷光欲溜鸞釵

易墜年少偏嬌髻多無力惱人風味理雲裾下階含情
不語笑折花枝戲

茗溪漁隱曰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
纈東坡雪詩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觀此
則不獨醉眼可言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
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公所稱然不
迨長吉之語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詩云雲煙錦聯不足

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園墜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及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

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東觀餘論云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搜採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竄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長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匣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

所敘賀歌詩纔四卷耳此逸詩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
藝苑雌黃云李義山作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
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
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母老且
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
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絕
常所居窓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
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攷之新唐史

李賀傳首末所載與義山小傳略同惟刪去白玉樓事
豈以其言頗涉於怪故與義山之傳得於長吉姊嫁王
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
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邪

李贊皇

詩說雋永云贊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聞君採
奇石翦斷赤城霞牛奇章亦好石洛中關地多得之刻
文可辨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
云慙慙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卽今英石也

若溪漁隱曰東坡於平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
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名之曰雪浪石有詩云畫
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
蓄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牕櫺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
自嶺南欲買此石與仇池爲偶已爲好事者取去賦詩
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蓋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
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間

若溪漁隱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
笙曲終却從仙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顏

雲輶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際裊裊天風吹珮環
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
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詳孰是

劉夢得

復齋漫錄云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
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
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
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若溪漁隱
曰唐毛文錫詞云鴛鴦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

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垂梅子雨細細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于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鞠塵爲麴塵其說非是

茗溪漁隱曰夢得觀碁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予嘗愛此數語能摸寫奕碁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碁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不解碁不究此味也

茗溪漁隱曰竹枝歌云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予嘗舟行茗溪夜聞舟人唱吳歌歌中有此後兩句餘皆雜以俚語豈非夢得之歌自巴渝流傳至此乎

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相傳以爲始于越王勾踐蓋斷髮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古有其風而荆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爲屈原投汨羅江人傷其死並將舟楫拯之至今爲俗然攷之懷沙賦則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

永哀兮汨徂南土似非五月五日豈原以孟夏徂南至
五日方赴淵乎未可知也夢得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
堤流邑人相將浮絲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
此起夢得蓋以此爲屈原事初學記說筒粽事引續齊
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
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
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見祭甚善常苦蛟龍所
竊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絲絲繫縛之二物爲蛟龍所畏
東坡嘗作皇太后閣端午帖子云翠筒初室楝葉黍復

纏菰水殿開冰鑿瓊漿凍玉壺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
午詩序也蓋取吳筠續齊諧記今行於世與明皇所用
蓋同徐堅集初學記引筠此記乃作楝葉豈傳寫之誤
邪東坡之意蓋謂楝當作練也

文昌雜錄云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在左右省而劉禹
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
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輿爲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
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置署凡有封奏人
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無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藝苑雌黃云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鸞山鄭玄刪注
詩書栖於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細草如薤葉長尺
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
頽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東坡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
君疑是鄭康成汪彥章詩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是
德星堂何文瀨送王正臣序云煙波暈墨頭魚風庭綠
書帶草皆用此事墨頭魚予嘗問人有泉州南安縣佛
跡長老道龔者蜀人也嘗謂予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
心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景純每以研之餘

水漑於臺下遂生墨頭魚至今有之後人作佛刹於其
上

藝苑雌黃云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
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
皆金陵故事輿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
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
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比觀劉斧
撫遺載烏衣傳乃以王謝爲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
託名錢希白終篇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

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大抵小說所載事多不足信而青瑣撫遺誕妄尤多

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家有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卽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裡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皆冥數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

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見撫遺圖經云烏衣巷在縣東南四里晉書云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苕溪漁隱曰六朝事迹引撫遺此事以證烏衣巷是信其說爲然也藝苑雌黃乃力詆其妄姑兩存之以俟考

文昌雜錄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元鳥鳧也春分元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

漁隱叢話卷十二
數晉郗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掘野鼠蟄
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
也茗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壠闢一
山路路旁有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斲之曰見鶯
燕蟄於其間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爲是而撫
遺之說爲非也半山老人有歸燕詩云馬上逢歸燕知
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回亦用寄書事益不
知此耳

漁隱叢話卷十二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三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
爲天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曾爲益州刺史有所
取求而不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
稱快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釁不
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天未幾
病發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
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爲天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何啻

霄壤之殊也

復齋漫錄云樂天以詩謁顧况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
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予自海嶺再謫龍川既至廬於城
西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
家無蓄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
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
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

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白樂天
寡矣予方流轉風浪不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
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
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
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沒嗟夫文
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邪然樂天每閑吟衰病
發於詠歎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
不鄙之至其間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
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

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
附益之邪樂天之賢當爲辨之茗溪漁隱曰余以元和
錄攷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爲晚進方德裕任浙
西觀察使居易爲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
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禮見及其貶也故爲詩云昨夜新
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爲春
光總屬伊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
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勒煩
文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然醉吟

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
中二年或謂此詩爲僞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攷之
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
二年貶崖州司戶叅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
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
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於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
誤耳

藝苑雌黃云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予按國史補
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

訛爲蝦蟇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
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
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
馬陵今轉語爲蝦蟇陵事出黃京紀白氏琵琶行蓋徇
俗之過也予謂世俗訛謬極多古樂府有相府蓮者其
後訛而爲想夫憐藥名有補骨脂者其後訛而爲破故
紙亦豈下馬陵之類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句云
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

如是則造化均偏不足爲休戚而况時情物態安能刺
鯁其心乎

茗溪漁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
深沉杏花雨黃梅時節家家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
予嘗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
哉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絕島煙生樹秋江浪拍空憑
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余嘗用此寫真則元真子家風
也

脞說云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

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
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
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
歌罷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
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辭我
辭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櫂月落潮平是去時茗
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
嘶腰裏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
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

九同宿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
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
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事見續
神仙傳

高齋詩話云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
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
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
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蝸兩角險阻艱難酒一
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諫議大夫班給事中上中書舍人
班又次之然自外入爲諫議者歲滿始遷給事中給事
中歲滿始遷舍人蓋以下爲進故有上坡下坡之說樂
天贈丁給事詩所謂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薇
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着鞭雖以爲戲亦當
時實事也

茗溪漁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
超放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歡頭易白山無今
古色長青

塵史云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用其
句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
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
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爲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
相見眼終青尤爲工也

東坡云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
泄漏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諸公應
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
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苑新作小亭種竹開窓東通

騎省與李常侍隔窓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後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茗溪漁隱曰長慶集詩云結託白頭伴相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酌酒小牕中深院晚無日虛簷晝有風金貂醉看好回首紫垣東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用龍溪池中蓮葉包爲之後數日取食此餅中氣味特妙樂天詩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尊蓋昔人已有此法也法藏碎金云樂天有云此身不欲多強健強健多生人

我心千良史有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復齋漫錄云樂天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除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猶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復齋漫錄云思竹窓詩云不憶西窓松不憶南園菊惟憶新昌居蕭蕭北窓竹又題沈子明壁間云不愛君池

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法藏碎金云醉吟先生有句云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又有句云回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率爾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

東臯雜錄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白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其後

人多祖述用之也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之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惟漢梁鴻東遊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

海隱言詩卷十三
九
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嚶相召星流電激
是真得毛詩之意茗溪漁隱曰涪翁和答元明詩云千
林風月鶯求友萬里雲山雁斷行亦承唐人之誤然自
唐至今誤用者甚衆爲時碩儒尙猶如此餘何足怪邪
洪駒父詩話云古今詩人誤用忘憂爲萱草出谷遷喬
爲黃鶯按詩云焉得諛草言樹之背諛忘也詩言焉得
芳草可以忘憂植之於北堂本非庭萱也詩曰伐木丁
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嚶嚶兩鳥聲也
非鶯也崔豹古今注云萱草忘憂與禽經稱鶯鳩嚶嚶

然要是後人傳會非詩本意茗溪漁隱曰余觀詩注云
諛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
忘之又稽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李善引毛
萇詩傳與詩注同然則駒父之言真誤矣

法藏碎金云白氏集中頗有遺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
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
名曰助道其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
截曉悟於人也予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趨年光不許人
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是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

至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迅遷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卽老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許彥周詩話云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也

漁隱叢話卷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四

唐彥謙

藝苑雌黃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杯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杯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杯杯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杯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哀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比見僧惠洪集中有詩云人

生如逆旅歲月苦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其說
蓋誤矣李義山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
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如此押韻乃知前
輩造語之工而用字之不謬也惠洪嘗作冷齋夜話云
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但未識其出處耳或謂廣韻
集韻上平聲並出一杯字鋪放切手掬也意與步侯切
者頗同惠洪雖誕妄必不讀杯爲杯勺之杯但其詩泛
使土一杯不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放切讀耳未知
其果然否茗溪漁隱曰此絕句乃唐彥謙過長陵詩嚴

有翼誤以爲李義山仍引冷齋夜話云李義山爲文章
一厄語爲證此不細考之過也

玉谿生

茗溪漁隱曰九日云會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滿堦
堦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
宿空教楚客詠江蘼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人得再
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賤奏受知後其子
綯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其後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
題此詩綯觀之慙恨局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

云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
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絢以為忘家之恩放利偷
合謝不通絢當國商隱歸窮絢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
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絢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
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絢父名楚商隱又
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
何邪東坡九日云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南樓
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語
也

藝苑雌黃云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
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
舊傳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
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
過謫令伐樹故宋子京嘲月詩亦云吳生斫鈍西河斧
無奈婆娑又滿輪細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桂事引李賀
筮篥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
之吳剛未詳其義竊意筮篥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
別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談苑云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壘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歎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若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云徐鍇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鑿反三搗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搗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鍇嘗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具躋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後漢杜篤入都賦云熒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雌黃云予考之南史陳本紀云

祇昔震懼遽請灰釘此語又在商隱之前矣

紉素雜記云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爲漁陽摻搥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蹋地來前躡鼓足跣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摻搥而去至今有漁陽摻搥自禰衡始也臣賢按搥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甘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爲曲奏之名則搥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搥而去是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

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談苑載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七鑿反三搥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搥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搥搥一也故或用搥字然摻字當如徐說音七鑿反三搥鼓也以其三搥故因謂之摻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搥亦以去聲讀之也觀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

操弄摻談序引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
又應璩詩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爲曲名明矣所謂
漁陽摻者正如廣陵散是也此僧孺詩所以有云又宋
景父喜雨詩云波生客浦揚舠遠潤逼漁陽摻摻遲又
送李冀州詩云征鼙曲曲漁陽慘後乘人人鄴下才皆
以去聲呼之但慘字從人爲異耳

許彥周詩話云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
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僕讀至此廢額
無言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

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
前傳出者

茗溪漁隱曰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
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
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
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
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
歸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
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

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王建

復齋漫錄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雁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當中之句後周制令宮人庭拜為男子拜故建云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茗溪漁隱曰王建云閉門畱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意趣第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堵除烏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畱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

復齋漫錄云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然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

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况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之邪茗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藝苑雌黃云李華含元殿賦云揭金雞於太清炫晨陽於正色李庾西都賦云建金雞於仗內聳修竿而揭起王建宮辭云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紫盤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李太白詩云金雞忽放

赦大辟得寬賒又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于仗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彩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或取絳幡而已事物紀原載此謂金雞起于有唐按楊文公談苑云杜鎬言關東風俗傳云宋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樹金雞事膺之曰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隋書刑法忘云北齊赦日武庫設金雞及鼓于闕門右搥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于西涼呂光究其旨

蓋西方主兌兌為澤雞者巽之神巽為號令合是二物
制其形揭為長竿使眾人觀之也據談苑所云皆十六
國時事而紀原以為起于唐亦誤矣又按秦京雜記云
大赦設金雞口銜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六人至日同
以索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雞粟
其言與百官志亦自不同

茗溪漁隱曰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
卽若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
宮詞云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鱠隔花催喚打漁人二詞記事則異造語頗同第
花蕊之詞工王建為不及也

茗溪漁隱曰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
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
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
繫臂紗又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
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作也淚滿
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
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時紈

漁隱叢話卷第十四終
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及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于其間予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也

漁隱叢話卷第十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杜牧之

復齋漫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
澹澹落寒汀不用凭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
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茗溪漁
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
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
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

人僕嘗謂此詩乃二十八字史論

若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

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卽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予今聊記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若溪漁隱曰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

海陽叢書卷十五
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
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
風不世情予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
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

茗溪漁隱曰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
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
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
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
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

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
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茗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
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絕句極佳意
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
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麗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

雅聞湖州爲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
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
爲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
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目冀此際或
有聞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
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
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
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所
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

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乞干墀守湖州大中三年移
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
而生二子矣牧卽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
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許我矣何爲適人母
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
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爲悵別詩曰自恨尋芳
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
子滿枝

茗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

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
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等春遲鬢
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古今詩話云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
居聲妓爲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
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遂
赴會中有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妓行瞪目注視
滿飲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
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

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
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齊回
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茗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有詩云
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頽紫雲有語君知否
莫喚分司御史來卽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
尙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爲尹東洛
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
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惠無以加

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每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爲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卿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焉荀鶴與張

曙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謔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細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裹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爲一篇警策而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元

迂叟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也

東臯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爲畱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獲大田歌滯穗訟消羣枉閫甘棠時聞雅集延諸彥病守心閒興亦長潘子真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

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韓偓貶逐末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窓裡日光飛野鳥案頭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漫錄云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

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
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
元而語益工

茗溪漁隱曰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
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
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
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
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爲無工又後兩句不
是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元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

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
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元
之雅健也

許彥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
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
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
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半夜鐘

復齋漫錄云遯齋閑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譏唐人夜

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在會

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

漁隱叢話卷十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唐人雜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
 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
 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托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
 景墜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
 予讀大唐新話乃併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
 百年輕今日投歡會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
 相併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飄知柳曉雪冒覺松

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苕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

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郢春晚云燕靜啣泥起蜂喧抱葉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孟浩然雪云落雁迷沙渚飢鳥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襜褕鷺鄰里斷墻啞喔雞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溼麝過春山草自香

崔魯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四絕
云寶鞏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
嶺間獨立衡門秋水濶寒鴉飛去日啣山又南游感興
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
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
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
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滄渚日暮客愁新
野濶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茗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

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
曰浯溪銘畧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
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唐亭岵臺意皆然矣六一
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
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
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如是
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纔一小
澗耳石崖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
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有之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也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茗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遊絲隨碧空年年長自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

東臯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催鼓傳花枝席

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閻爲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宇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爲意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于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旣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爲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又名賢詩話載顧况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

情人况明日於上游亦題詩于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
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
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
示况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
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
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
閑慙慙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
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怨
問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二事合

爲一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
盡信乎

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
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祐題云會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
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爲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
人賜各官泳得韓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禮于篋中取
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
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

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復齋漫錄云薛能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
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
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為房州參軍景為屋壁
記略曰近置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
違戾政教者為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處人一見之必
指曰參軍也嘗為某罪矣至於倡優為戲亦假而為之
以資玩戲况真為者乎宜為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之
大畧如此余按樂府雜錄云戲弄參軍自漢館陶令石

耽有賍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
戲弄辱之經年乃放為參軍然則戲弄參軍自漢已然
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
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為
弄參軍邪

藝苑雌黃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
春人多不知夕陽春為何等語予攷之淮南子曰日經
于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注尙未冥上蒙
先春曰高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

求衣昧旦反食高春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
茗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逐家
焉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
相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鉄是時南方旱
歉人相食播培斂不少衰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
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頗厭之
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
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
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

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
始得碧紗籠以唐史攷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
嘗客揚州後自重位鎮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
作詩云飢眼眩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
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
訕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
其貶之至矣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

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

集古錄云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

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天下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若溪漁隱曰趙明誠金石錄云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爲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萑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尙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爲陽冰作爾余觀此碑今益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爲歐公之

誤其果然邪

茗溪漁隱曰秦系寄韋使君詩云久卧雲間已息機青
衫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
應物答秦十四校書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
棄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系能詩與
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
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日爲君
休之句蓋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如流水閑過院
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卧簟覺新秋礙冠門柳長驚

夢院鶯啼遊魚牽荇沒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
寶未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
所植系結廬其上以大石爲研注老子積歲不出姜公
輔爲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
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
下其好賢尙義爲何如哉

文昌雜錄云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
得知蓋唐宣政殿爲政衙殿庭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
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

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舊制虛議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旣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攜藥樹數枝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許彥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

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漁隱叢話卷十六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七

唐人雜紀下

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于叢話前集載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相守東南奔為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逶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抑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侯亭館直許攜

海隱詩卷十一
一
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湖雪洗盡烟嵐昏碧波回
嶼三山轉舟檻繚郭千艘屯華鑣蹀躞砂步大旆錯
綜輝松門樛枝兢驚龍蛇勢折榦不滅風霆痕相重古
殿倚岩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同傷楚虞帝魂多情思
遠聊開樽危絃細管逐歌颺畫鼓綉靴隨節翻鏘金七
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絕倒久不知忍復感
激論元元又東臯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傅師親書詩
版遒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有歐陽詢書道林之寺
四大字額筆勢欲飛動

茗溪漁隱曰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材格相肖語亦清
新今併錄之以備披閱劉長卿題餘干旅舍云搖落暮
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
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
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潘
閩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
落日有餘輝魚浦水風急龍山煙樹微時聞沙上雁一
一背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閑撐處湖天景亦

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
時攜一樽酒戀到晚涼歸青箱雜紀以李建中詩是蘇
爲知吳興日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漫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
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
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
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樹萬
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
韓子蒼冬青詩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凋

悵一枝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紀
戚夫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

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
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然如牛羊山上
小煙火隔雲深鳥道掛疎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
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
句皆當時相傳爲警絕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臯雜錄云江南目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
風最先棟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棟花開後風光好梅子

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若溪漁
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
風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於江湖之間如江之庾公
岳之岳陽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為費禕昇仙
之地故永泰初閻伯理為之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
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
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予按蜀志費禕為魏降人
郭循所害則禕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憩此者也梁

任昉述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
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
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紅裳賓主歡對已
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
言禕也不知伯理何以為據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
聳而秀者是為黃鶴山祥符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
昔有仙人駕黃鶴於此山因以為名今自樓以西可六
七步有磯焉即庾子山賦所謂落帆黃鶴之浦也故魏
彥淵注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建

樓既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茗溪漁隱曰崔顥題黃鶴樓詩亦以爲費禕昇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攷正故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東坡因李公擇求黃鶴樓詩以舊記所聞於馮當世者與江夏辨疑全異故錄於後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屐嚮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

持歸包裹弊席羶夜穿茅屋光射天閭里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江夏辨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既受漢水而匯爲大灣郡人傳以爲煙波江其傍之村曰烟波村今屬漢陽縣按酈元注水經最爲詳洽而求所謂烟波江者竟無其說豈江之名得于善長注圖經之後邪余謂圖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

顯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直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豈復別有江邪

茗溪漁隱曰摭言載楊汝士侍郎在楊嗣復宴集坐上與元白同賦詩汝士詩後成有文章舊價畱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古今詩話載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自知不能加遽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詩話不載楊侍郎之名

得非摭言所載楊汝士侍郎乎楊在當時不以詩名此二聯卽席所作並爲佳句其傳於後世者恨不多見之復齋漫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妓人出家詩云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翦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畱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楊郇伯所作一同第首句云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

爲異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文瑩不復考之邪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筋微微溼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垂垂白練明如雪獨下閑堦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雁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翦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

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詭也

茗溪漁隱曰裴說詩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句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
復齋漫錄云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材不與郡守及觀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著雖同而詩則異茗溪漁隱曰温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

漁隱叢話卷十七
花壓闌干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許彥周詩話云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漁隱叢話卷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八

羅隱

藝苑雌黃云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潛然後不
是奸人卽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
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
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
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
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
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

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藝苑雌黃云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予始讀之惡其瀆慢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已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予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予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后土亦大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填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故小說載高駢事云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

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佑遣使就某借兵馬併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常禁止淫媾之祠然蕃釐觀中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邪

茗溪漁隱曰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也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裡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猶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僧惠崇爲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也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

頭上來此殊有味

五季雜紀

茗溪漁隱曰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溼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畧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它年蓬島音塵絕畱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文選

古詩爲證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調爲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還師渭北不獲入覲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

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爲感懷詩題於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茗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讌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南唐書云李家明詼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鬣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

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
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詼諧曰曾遭寧
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療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
喘更無人相輔皆慚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
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日臣能止之矣乃作大
紙寫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
箇孩兒拚不得讓王百口合如何尹延範族吳氏齊邱
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
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

岍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
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
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
宗慚之俛首而過

茗溪漁隱曰緗素雜紀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咏牛詩
及皖公山詩爲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二詩爲李家
明作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
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考之則
談苑所紀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明廬州南昌

人前二首皆其所作俱不載感化爲何處人江南李氏
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卽嗣主也諡號元宗緡素雜記
不會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是之

南唐書云感化善於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
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
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
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啣
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紗溪二闕手寫
賜感化曰齒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

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
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
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
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
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賚感化甚優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爲勝景先張祐吟詩有僧歸夜船
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觴復咏云山載
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訪
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絕唱

海陽叢書卷一八
六
茗溪漁隱曰張祐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
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
朝市終日醉醺醺祐詩全篇皆好鮐詩不及之有疵病
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
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銜如此尤可嗤也

藝苑雌黃云細素雜紀載江南野錄云江爲者宋世淹
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
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
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

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爲太學生以善辭
藻遊焉淹與洪俱係家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爲建安
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爲建陽令而死於建陽疑爲之系
出於洪非出於淹爲工於詩如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
家之句極膾炙人口少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
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
劉夜坐夏江城並就傳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
七里有靖安寺卽爲之故居曹題者甚衆惟陳師道洙
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居牢落變祇園詩名

漁隱詩言卷一
長伴江山秀寃氣上迷星斗昏臺榭幾人畱雅句漁樵
何處問會孫當時泉石生涯地日暮雲寒古寺門茗溪
漁隱曰南唐書云江爲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
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
瑁筵元宗南遷駐於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
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爲怏怏不
能自己欲束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余
以二書考之藝苑謂後主見爲詩有富貴之語及爲後
以讒死其言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爲正也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
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
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
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茗溪漁隱曰余觀
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爲詩
社彬好評詩建勳匿魴於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
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出讓
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
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

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漁隱叢話卷十八終

